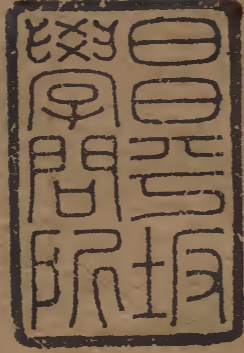


孟子 十一之四



				四九三三	漢書門
八〇	一	三九	三	三	
册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七六	四九三三	漢書
函	八三三	
一〇	三	
册	號	類
十八字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33
冊數	80 (80)
函號	276 32



孟子卷十一

孟子卷十一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山房草文庫

告子章句上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柎

捲

告子以為人性為才幹義為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為柎捲也杞柳柎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井山有杞柎捲柎素也

孟子

卷十一告子

水覆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
為栝棬也。

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所能順宗杞柳不傷其性而
成其栝棬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為栝棬乎。言必殘賊也。

如將賊杞柳。而以為栝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孟子言以人身為仁義。豈可復殘傷
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栝棬。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以告子轉性為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
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蓋歎辭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
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水。圜也。謂湍水。湍。縈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
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
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
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
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
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
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額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額。
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
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
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孟子

卷上 告子

二

水壤堂

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

曰然

告子曰然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

孟子以為羽性輕雪情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

曰然

告子曰然誠以為同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

孟子曰何以為仁內義外也

孟子怪告子是言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言見彼人年老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我者也猶白色見於外者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
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為義乎將謂敬老者為有義乎且敬老者已也何以為外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曰愛從已則已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故曰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孟子曰耆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已之老亦同已情性敬之雖非已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

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季子亦以為義外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季子曰誰敬也

曰敬兄

公都子曰
當敬兄也

酌則誰先

季子曰酌酒
則誰先酌

曰先酌鄉人

公都子曰
當先鄉人

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
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公都子無以
答季子之問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
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曰在
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
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凡斯須之敬在鄉人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隨敬所在而
敬之果在外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孟子

告子

五

承襲堂

公都子道告子以爲人
性也化無本善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公都子曰或人以為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爲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公都子曰或人者以爲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爲君象爲臣不能使之爲善瞽瞍爲父不能化舜爲惡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爲不仁是亦各有性也矣

合百姓善然則彼皆非歟

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爲非歟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其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爲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

其才者也。

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也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彝彝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

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以飢寒之厄陷溺其心使為惡者也
今夫莠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莠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麩言人性之同如此莠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屨也屨之相似天下之

足同也。

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大小作屨者猶不更作黃黃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嘗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人口之所嘗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為知聲之微妙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

目者也。

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言人之心性皆同也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心所同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

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未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

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

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旦晝日晝也。其所為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梏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為未嘗存善本性。此非人之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心之謂與。

誠得其養。若雨露于草木。法度于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

孟子 卷二
之則存，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爲若是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于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芽生也。

今天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奕博也，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

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使緩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有人各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奕，曰奕秋，使教二人，奕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志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爲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者亦若是。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熊掌，熊蹯也，以喻義，魚以喻生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為耳。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為。不為苟患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噓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人之餓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噓爾。猶噓爾。咄啐之貌也。行道之人。凡人以其賤已。故不肯受也。蹴。蹋也。以足踐。踖與之。乞人不察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辨別有禮義與否。鍾。量器也。萬鍾於已身何加益哉。已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為廣美。

宮室供奉妻妾施於所知之人窮乏者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者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為此三者為之。是不亦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者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憫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

人知求雞犬。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為指之不若人故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

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者也。宜孟子有是以言之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

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

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考知其善否。皆在已之所養也。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

養其大者為大人。

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害貴養賤也。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志者為大人。故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檳棘。則為賤場師焉。

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桐櫨梓皆木名。檳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飲食之人人所賤之者為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哉亦以懷其道德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

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態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

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之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

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以德人爵以祿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

終亦必亡而已矣。

棄善忘德。終必亡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能貴人。又能賤人。人之所自有也者。他人不能賤之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開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粱矣。膏粱。細梁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救一車薪之火也。以此則謂水不勝火。為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亡。猶無也。亦終必亡仁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糞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則不如糞稗之。莫其實。可食為仁。不成。猶是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

羿古之善射者彀張弩竹的者用思要時也學者志道得射者之張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攻木工規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

孟子卷十一終

孟子卷十二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者為重

曰禮重

答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曰禮重

重如上也

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為不可答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鏡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鈞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紵矣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

可。

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之何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為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為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為之耳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

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為也

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孝悌而已人所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悌之行桀服誦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為堯似堯為桀似桀而已矣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若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館學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

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為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視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詩邶風凱風之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

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墮之而曾不關已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為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願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耳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為不得矣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孟子

告子

四

斥襄堂

宋徑宋人名徑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問欲何之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徑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孟子敬宋徑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其指欲如何說之

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徑曰我將為二王言與兵之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

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各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與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從而亡矣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

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歲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為各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致幣吊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於孟子孟子亦不答之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

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間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為相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為相故不見尚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為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為相得循行國中但遙交越為其不尊賢故禮答而不見之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

伊尹為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貢人雖異道。所履則一也。

髡問一者何也。

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屢仁而已。髡為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前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子之孫。伋也。二人為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為。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歟。

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頽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縣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効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為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之矣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

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孟子言孔子為司寇為賢臣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膊炙者為燔詩云燔炙芬苾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為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為誠欲急去也眾人固不識君子之所為謂髡不能知賢者之志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培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據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為之罪人也。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為嫡妻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為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戮也。無敢違王法而

以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糶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

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之而導君為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

為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之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為魯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為無傷害仁者尚不肯為况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言君子事君之法率引其君以當正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辟土地侵小國也充府庫重賦歛也今之所謂良臣於古之法為民賊者也賊傷民也故謂之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惡君聚斂以富之為富桀也謂若夏桀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說與上同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

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之所言而已矣。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

侯幣帛饗饗。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而取一而足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

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敘。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為道。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為大貉。子為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桀為大桀。而子為之小桀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丹。各圭字也。當諸侯之時。有小水。白圭為治除之。因自謂過乎禹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洧水之名，仁人惡為之，自以為愈於禹，是子亦過甚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為君子之道，捨信將安所執之邪？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

樂政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人道德得行為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無此三者，何為喜而不寐。

曰：其為人也好善。

孟子言樂正子之為人，也能好善，故為之喜。

好善足乎？

丑問以但好善，足以治國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詭譎。予既已知之。

矣。訛訛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採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訛訛賤他人之言，訛訛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訛訛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

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

國欲治可得乎。

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陳臻問古之君子，謂何禮可以仕也。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為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藁之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

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若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傳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爲商文王於鬻賤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爲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土官桓公舉以爲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以不能行之者也。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

人常以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胸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是而已矣。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故知安樂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子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教人之道多術子我也屑潔也我不潔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爲仁義是亦教誨之一道也。

孟子卷十二終

[Faded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孟子卷十三

漢太常京兆趙 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 蟠訂

盡心章句上

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
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
所而眾星拱之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
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為篇題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人能盡極其心以
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地之貴善者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孟子

卷三盡心

一

亦懷堂

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

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死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死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已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已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已知已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

孟子 卷三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當自強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為近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

眾也。

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無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為善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為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眾庶之人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

人不可以無所羞耻也論語曰行已有耻

無耻之耻無耻矣。

人能耻已之無所耻是為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耻辱之累也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

耻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耻為也今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宜無以錯於廉耻之心

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耻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

孟子曰古之賢至好善而忘勢。

樂善而自卑若高宗得傳說而稟命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

孟子

卷三盡心

三

不復堂

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

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致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友豈可得而臣之者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

囂囂

宋姓也句踐各也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也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

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

民不失望焉

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

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凡民無自知者也故由文王之化乃能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之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身正其行不陷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欷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歆然不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其過人甚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其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不怨

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謂殺大辟之罪者以生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
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又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遷善為之大道者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君子通於聖人聖人知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畏之不違意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

之野人者幾希。

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

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

卷三盡心

六

永懷堂

無使人為己所不欲為者無使人欲己之
所不欲者每以身先之如此則人道足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

人所以有德行智慧道術才智者以其在於
有疾疾之人疾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此即人之疾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
之患而深慮之勉為仁義故至於達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事君求君之意為
苟容以悅君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忠臣志在安社稷
而後為悅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天民知道者也可
行而行可止而止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犬丈夫下為利害動移者也正
己物正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

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三樂也

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
不忤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君子重言是美之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欲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大行行之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晬然潤澤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人自曉

喻而知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已說於上篇

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

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仁人呼復歸之矣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

孟子

卷三盡心

仁義

孟子
卷三
口之家足以無飢矣。

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

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

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

不可勝用也。

易治也疇一井也庶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歛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

餘財不可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

乎。

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而何有不仁者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

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孟子

卷三盡心

九

尺廣

瀾水中
大波也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容光小卻也言大明照幽微也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

跖之徒也欲如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跖盜跖也跖舜之分故以此別之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子楊朱也爲我爲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爲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哭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爲之也

子莫執中

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

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所以惡執一者爲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

孟子 卷三 盡心 十 承襲堂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

饑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為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大也柳下惠執弘大之志不耻污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有為為仁義也軻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為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行者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五霸而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

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卽立君宿留冀收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

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身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祿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為事者耶

孟子曰尚志

尚貴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為貴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

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為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為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人當以禮義為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叙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為大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問臯陶為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臯陶如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孟子曰臯陶執之耳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以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應問舜為之將如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屣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之為至貴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

孟子

卷三

七

水

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
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盡是人之
子也王子居尊勢
故儀聲如是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
居勢位故也况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
曾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
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埳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
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

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
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
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
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形謂君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
詩云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
理聖人內外文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
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抑陰之義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甚之喪猶愈於已乎

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
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甚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也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

而已矣。

終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日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令欲行其甚喪亦猶日徐徐之類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追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為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教民之道有五品。

有如時雨化之者。

教之漸漬而浹洽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

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

益之

卷之三

左

承襲

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丑以為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大匠不為新學拙工故為之改鑿廢繩墨必正也羿不為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也彀弩張嚮表率之正禮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挾接也接已之貴勢接已之有賢才接已長老接已當有功勞之恩接已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聽師之待以異意而答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

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加之仁若犧牲不得不殺也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臨民以非已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者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

務。

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其賢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一一自往親加恩惠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

不知務。

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功之禮放飯犬飯也流歠長歠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放尊者前賜食犬飯長歠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捨大譏小有若大飯長歠而問無齒決類也

孟子卷十三終

孟子

卷三盡心

七

齊宣

映林吹浪發善山

孟子卷十四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

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等施德
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
有災傷所親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
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

孟子

卷五 盡心

承襲堂

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靡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言惠王貪利隣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於野骨肉靡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皆不得其正者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書尚書經有所美言爭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于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春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善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謂而後我已說於上篇矣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為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欲令武王來征已之國，安用善戰陳者。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梓匠，輪輿之工，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之法，亦不能成器也。蓋喻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以善。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袞衣，鼓

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糗，飯乾備也。袞，畫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為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二

女自侍，亦不佚豫。如故，自當有之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問耳。

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問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與自殺其親何異哉。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為關，反以征稅出人之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况他人乎。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
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是也誠非好名者
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子染指黿羹之類是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

足

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曰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
卑則上下之敘泯亂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
有所不足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不仁得國者謂象封於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
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

天下不與故不
得有天下焉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

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下
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

得乎天子為諸侯

得天子之心
封以為諸侯

得乎諸侯為大夫

得諸侯之心諸
侯能以為大夫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為危社稷之行
則變更立賢諸侯也

孟子
卷之四
永懷堂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犧牲已成。肥腜粢稻已成。潔精祭祀。社稷嘗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

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繫也。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喻聞尚然。况於親見而薰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淞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遲遲。接淞。說已見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厄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姓。稽。名。仕者也。為眾口所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也。

孟子

卷之四
盡心

五

承襲堂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審已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仕者亦益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

王也。

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愠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絲之篇曰肆不殄厥愠殄絕愠怒也亦不殞厥問殞失也言文王不殞絕映夷之愠怒亦不能殞失文王之善聲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賢者治國法度昭明明於道德是躬行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人昭昭不可得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須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為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爲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

高子以爲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高子曰禹時鍾在者追蠡也追鍾鈕也鈕磨齧處澁矣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鍾不然以禹爲尚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孟子曰是何足以為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干有餘歲用鍾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澗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將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吾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以為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撓迫也虎依廕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耻不如前見虎走而迎攘臂下車欲復搏之眾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為馮婦也必為知者所笑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五音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可身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

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壘壘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

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樂正子為人

有善有信也。

何謂信也。

不害為善信之行謂何

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已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為善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已乃謂人有之是為信人不憶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為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為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為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達禮楊朱之道為已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

孟子

卷之八

八

承復堂

楊去揚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人其豎又從而招之。

豎欄也招買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欄則可又復從而膏之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甚。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縷絨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廝養之役也。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君子爲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隣國隣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君不離散寶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氏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子齊孟子聞而嗟嘆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

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也。

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為人小有才慧而未
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
上賓客所館之樓上也

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

屨非屨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窓牖之上客到之後
求之不得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慶慶匿也孟子與門
徒相隨從車數十故
曰侍從者所竊匿也

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

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眾人來
隨事我本為欲竊屨故來邪

曰治非也

館人曰殆非為是來事
夫子也自知問之過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
矣

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
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
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殆非
為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

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
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

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人皆有不喜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為謂
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為此者義人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以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以為仁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

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節取也人之為士者見尊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入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穿窬之類也。

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犬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身正物正天下平矣。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民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

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

死者有德哭者哀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為名也性不忍欺人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天行命以待之而已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而已。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

仞八尺也榱題屋雷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奢太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屋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

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侍妾數多至數百人也。

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

般犬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般於遊田也。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耻為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為當與彼人乎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饑虎之類也。然亦寡矣。

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者。寡矣。

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樂壓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眾。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唯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

孟子曰。膾炙哉。

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

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

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嘆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者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能不為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蹉跎譎詭論語曰師也僻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也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為狂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屑潔也不潔污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耻賤惡行不潔者則可與言矣是狷人次于狂者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鄉原賊德故也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萬章問鄉原之惡如何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空自踴踴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為生斯世但當取為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為合眾之行媚愛也故闒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

賊何哉

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笑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為賊德何為也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污亂之世為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為行矣眾皆悅笑之其人自以所行為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為有德故曰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華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眾似有德者。此六似者。孔子之所惡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於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眾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為邪惡之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

則聞而知之。

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于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任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眾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傳之。以致其道。言難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日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故二人等德也。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且。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太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

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各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為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鄰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為輔佐猶可應備各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

孟子卷十四終



文化甲戌

